

使徒行传第 24—25 章

恰克 史密思 牧师 (各各他教会)

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 24 章。

保罗在圣殿里敬拜神的时候，被一些从亚细亚来的，知道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犹太人看见就立即喊叫起来，反对他待在圣殿，并耸动其它犹太人把他拿住。在他们试图把他打死的过程中，他被罗马士兵拯救了。那些士兵是从安东尼营地派遣过来，把保罗从殿外那群忿怒的人群中解救出来。

在安东尼营地的台阶上，保罗企图再次对众人讲述他的归主经历。但就在他提及外邦人

时引发了骚动。第二天，罗马千夫长吕西亚想要查明这骚动是为了什么，因此他召来百夫长，把保罗带到众人面前，让他们提出控诉。保罗在申辩时得知他们分别为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，就说：“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。我现在受审问，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于是法利赛人马上把他视为自己人，而撒都该人则反对他。他们之间开始大起争吵。千夫长恐怕他们把保罗撕成碎片，再一次把他从犹太人

手中拯救出来。

然后保罗的外甥听到四十个犹太人同谋要不吃不喝暗杀保罗。他们为此去见祭司长，告诉祭司长他们的起誓和阴谋，那些人说：“现在你去要求，在明天下午把保罗带来，说要问他一些问题。当他们把保罗带到这里时，我们可以冲上去把他杀掉。”

所以他的外甥进来告诉保罗。保罗让人送他外甥去见千夫长。千夫长就下令让 200 名长枪手，70 名马兵，和 200 名步兵在半夜把保罗从耶路撒冷护送到凯撒利亚。在那里，他可以受到罗马政府的监护。现在保罗被带到凯撒利亚，以色列的长老们也被邀请下到那里。罗马政府更愿意他们在那里对保罗提出控诉。

这就把我们带到了 第 24 章。

过了五天、大祭司亚拿尼亚、同几个长老、和一个辩士帖土罗、下来、向巡抚控告保罗 (使徒行传 24:1)

现在我们看到帖土罗，所谓的辩士，他竟向那个邪恶的腓力斯献媚，真是令人厌恶。

保罗被提了来、帖土罗就告他说、腓力斯大人、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、并且这一国的弊病、因着你的先见、得以更正了。我们随时随地、满心感谢不尽。惟恐多说、你嫌烦絮、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。我们看这个人、如同瘟疫一般、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、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。(使徒行传 24:2-5)

帖土罗告保罗的罪状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这是罗马政府不能容忍的，并且当时在各省有反罗马的叛乱。犹太人有反罗马统治的历史。罗马帝国已在过去把它镇压了。但他们知道总有一些人在那里不停地煽动百姓反对罗马统治。因此这是控告保罗鼓动众犹太人生乱，是反对罗马统治的罪魁祸首，而且还是拿撒勒教党的头目。

在以色列境内有很多宗教政党的暴乱。很多人会聚集一群人在他们周围，然后那些人会受宗教狂热的驱使去反抗罗马政府。因此帖土罗是在说：你们抓到的是拿撒勒教党的头目，他最擅长鼓动犹太人产生宗教狂热，从而反抗罗马政府。

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。我们把他捉住了。〔有古卷在此有要

按我们的律法审问〕(使徒行传 24:6)

根据帖土罗所说，好象是他们逮捕了保罗，并把他带来受审。这与事实相差甚远。保罗是被一邦暴徒抓起来的，一邦滥用私刑的暴徒。当然帖土罗对腓力斯隐瞒了实情。

〔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,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〕(使徒行传 24:7)

事实上，吕西亚从暴徒手中拯救了保罗，

你自己究问他、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。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、事情诚然是这样。(使徒行传 24:8-9)

请注意这里所有的控诉都没有实质上的证人。他们声称的每一件事都是虚构的。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些事上提供事实证据来控告保罗。

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、他就说、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、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。

你查问就可以知道、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、到今日、不过有十二天。(使徒行传 24:10-11)

保罗从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不过是在十二天前，或者说他在耶路撒冷实际上只呆了十二天。保罗从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花了二十天，我在耶路撒冷只呆了十二天，我是去那里敬拜神的。

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、或是在会堂里、或是在城里、和人辩论、耸动众人。(使徒行传 24:12)

他们并没有看到我在做其中的任何一件事。

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、并不能对你证实了。(使徒行传 24:13)

保罗是在否认那些控告他的罪状，申明他们不能证实其中任何一件。他们没有发现我做这些事。因此他们的控诉都属虚构。

但有一件事、我向你承认、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、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、(使徒行传 24:14)

“道”这个词被用在早期教会，用来形容信徒的生活。他们过着一种以耶稣为中心，新的生活方式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*我就是道路，…若不籍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*

(约翰福音 14:6) 所以他们引用了“道”这个词来形容早期教会基督徒团契的生活。在使徒行传中，这个词至少被提到六次，用来形容信徒生活。

“基督徒”这个词即不是一个普通词，又不是，一个一开始就被用来形容基督教，真正合乎圣经的词。它最后被用作一个专用词，是因为彼得在他的书信中写道：“**若为作基督徒受苦**”(彼得前书 4:16)。但这是在新约中唯一的一次用到“基督徒”这个词。然而，“道”这个词却被多次在不同的时候用到。作为基督跟随者的称呼，它远比“基督徒”这个词更为平常。“基督徒”这个称呼在整个新约中只用到三次。在安提阿，门徒们第一次被称为“基督徒”。

下星期要讲到的使徒行传 26章中，亚基帕质问保罗说：“**你想少微一劝，便叫我作基督徒啊**”(使徒行传 26:28) 因此，并不是基督徒如此称呼自己，而是别人用来指，代表那些耶稣基督的信徒。但“道”一借着基督到神那里的道。“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那回事奉我祖宗的神。”或者是说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敬拜神，因为认识到耶稣是人类接近神的唯一之道。

保罗承认的第二件事，

又信合乎律法的、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。(使徒行传 24:14b)

作这样的申明是表明他信的神是先知书上记载的弥赛亚，并且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。

旧约充满了预言，都与弥赛亚有关。这些预言都被耶稣严格地印证了。如果你预言的先知中，随便找根据，你会发现这都是铁证，耶稣真的是弥赛亚。除非祂真的是弥赛亚，否则祂不可能印证这些预言祂的出生地，“*伯利恒以法他阿、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、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、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。他的根源从亘古、从太初就有。*”（弥迦书 5:2）一个人出生在伯利恒的机率只有 250,000 分之一。沿着这条线索看下去，你一个预言一个预言地去印证，就会发现耶稣完全印证了这些预言。

保罗说：“我相信先知和律法”那些所有写在律法书上和记载在先知书上的事。这对现在的许多神职人员有非常大的警醒作用，他们试图淘汰律法和先知书中的许多内容，甚至新

约中的。保罗宣称他信奉所有这些。

使徒保罗，当他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一般先去会所，然后就拿他们的经书，教他们经文中有关弥赛亚的事。接着，他就可以指出耶稣就是弥赛亚。靠着旧约经文，这一切都可以进行得很顺利。

耶稣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有永生；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”（约翰 5:39）

再有，“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；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”。（希伯来书 17：7）

当你从头到尾读旧约时，若有圣灵的膏抹，照明你心中的眼睛，你会发现每一页都有耶稣。

你们都记得那个衣索匹亚的太监。在他回家途中，当腓利在迦萨遇见他的时候，他正在读圣经。于是腓利就从那里开始，向他传讲基督。几乎在旧约的每一处，你都可以从某节经文开始，向别人传讲基督。整卷旧约写的都是祂。

保罗宣称：“我相信那些预言。”而且即使在律法书中，也有那么多先知说到弥赛亚的到来。保罗承认说，

并且靠着 神、盼望死人、无论善恶、都要复活、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。(使徒行传 24:15)

保罗相信“无论善恶，都要复活。”当然，在启示录中，我们发现实际上有两次复活，头一次是义人的复活，第二次是不义人的复活，两次复活之间有大约一千年的间隔。

这是头一次的复活。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、直等那一千年完了。(启示录 20:5)

我相信头一次复活有一个时间。耶稣实际上是那些从死里复活的初熟的果子，正如他说的：

“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”(约翰福音 11:26)

对神的儿女来说，死亡只不过是直接从这个旧帐棚换到新的房子。启示录 19 章是对第一次复活的事实记载。那就是，在复活期满时，最后进入复活的是那些在大患难时殉道的圣徒们。他们完成了第一次复活。

我相信当一个人的魂离开他的身体的那一刻就进入“神的新舍，不是人手所造的”(9:11)

使徒保罗，在他写给哥林多信徒的第二封信中说到：

“我们原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，” (哥林多后书 5:1)

这就是，当我们的身体又重归于土时，我们会有神的新会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所以我们经常叹息，热切地盼望从我们的身体中被脱离释放出来，或者离开这个身体。这不是说我想变成赤身露体，或是没有居所的灵(我的期望不是变成大气中的某些元素，没有居所的灵)，我想得的是天上来的房屋，就好象穿上衣服一样，或者迁到我的新房屋里去，那为神所造，而非人手所造的房屋。所以当我们还在这个身体的时候，就会叹息，热切地盼望脱离这个身体。我们不是想赤身露体，而是想住到天上去的房屋里。

“因为我们晓得，我们住在身内，便与主相离。我们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” (哥林多后书 6:8)

有一天当你看到报纸上说：Chuck Smith死了。你不要相信它。耶稣说：“**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**” (约翰福音

11:26) 你就打电话给那记者，告诉他这是一则拙劣的报导，恰克 Chuck Smith只是搬家了。他从这个又破又旧的帐篷搬到了美丽的新房屋。 **“神所造的房屋，不是人手所造。”**

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本质上是个灵，而不是身体。我们借着我们的身体使相互之间有关联，也通过身体来互相交往。但真正的我却是个灵。身体只是灵用来表达它自己的器皿而已。但身体本身并不是我，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身体，迁入新房屋。现在我住的是个旧帐篷，它会毁坏。但我将搬到神所造的新房屋。

耶稣说，“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。” (约翰福音 14:2)

我可以很肯定地说，有很多人，就像你们一样，对此有一个错误的概念，认为那是一些占地十英亩，带有漂亮花园和十个卧室的漂亮房子。前面还有大圆柱，然后你们每人都有自己的绿色官邸。我真的相信耶稣指的是神的房屋，并非人手所造，是神为我造的新身体。他说，

“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

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” (约翰福音 14:2-3)

在我的新身体里，我就不再需要浴室，或者卧室。因此耶稣说：**是神的房屋，不是人手所造，而是天上永存的房屋**。注意到这个对比帐篷总被认为是短暂的，现世的；而神的房屋却是永恒的，在天上的。从帐篷到神的房屋，保罗在他写给

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信中的第十五章，很自然地来说明复活的原理。有人问到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？这也是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。我将会有一个怎样的身体？什么时候我这个身体会被变掉？看来很多人对这个身体很留恋，至少在他们的意识里。他们总想用某种方式留住这个身体。但我觉得呆在这个身体已经够久了，我已准备好了丢弃这个身体，到不是人手所造的神的房子里去。

保罗说，难道你不知道种子埋到地里要先死才能发出新芽吗？从地里发出的新芽已不是你种到地里的那粒种子了。请特别注意这一点。从地里发出的新芽已不是你种到地里的那粒种子了。你所种下去的已成空壳，现在神又给了它一个祂

所喜悦的新形体;从死里复活也是如此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;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;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;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

因为有血气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，天上的形体和地上的形体之分，所以

“我们即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”（哥林多前书 15:49）

当神造这个身体给我时，他必使其适应地上的环境状态。我的身体可以承受每平方英寸 14 磅的压力。我的身体从氮和氧比例为 79/20 的大气中呼吸氧气。这个身体是神所设计属土的形状，并不是属天的。

如果人想以这个身体离开地球的环境，他只能到一个人造的环境,可以给你一套封闭的太空服和一个氮与氧的气罐，来更新你的身体，这样的话。你就可以穿上带有气罐的笨重的太空服，加重了的鞋子，漫步在太空中而不致失重。但我想的只是 ***“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天上永存的新房屋。”*** 一

个为天上状态所设计的新身体。

神想要我在天国与他同在。为能使自己从地上的环境迁移到天国，我的身体需要作个转变。这个转变发生在我死亡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地上的帐棚被拆毁了，我就可以迁入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。世人说，他死了，圣经说我迁移了。

所以保罗说，“我相信复活，无论善恶，都要复活。”我们将会头一次复活的那部分。“与头一次复活有分的人是有福的，

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。” (启示录 20:6)

这个观念立即使那些冷嘲热讽的无神论者和不信的人哑口无言。他们可以预见在复活之日，他们身体需要重新组合时将遇到的种种可怕的问题。那时他们的身体已被火葬，骨灰已散到四处，或者是被土葬，尸体腐烂分解，成为土壤的一部分，其中的养分被草根吸收，草被牛吃了用来生产牛奶，牛奶又被你喝了，吸收消化后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。所以在你的身体里很可能有几个世纪前别人身体里的化学成分。到复

活之日，那些化学成分该到那里去?或者是最近做肾脏和心脏移植的，以后谁该要回它?所以他们现在就可以预见在复活之时会遇到的种种问题。如果这个身体是我以后永生时的器皿，那我也会有这个问题。但感谢神，它不是。我“有神造的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天上永存的房屋。”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信中说，

“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然而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” (腓立比书 1:23:24)

但我相信保罗说，“无论善恶，都要复活。”

那不义的将会在基督作王一千年结束时 才复活。

“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” (启示录 20:12)

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他们都站在神的宝座前，卷宗展开了，他们都要受到审判。这是第二次的复活，是不义人的复活，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所以保罗相信复活，无论善恶，在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中也有如此描述。

我因此自己勉励、(使徒行传 24:16)

我相信复活，我相信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交待，要在神面前把他所说的话句句供出来。

对神、对人、常存无亏的良心(使徒行传 24:16)

保罗在证实他作为法利赛人，“**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(腓立比书 3:6)** 我是不可能这样说的。但保罗深信复活，知道每个人都要为他的一生作出交待，

因此他自己勉励、对神、对人、常存无亏的良心。

我相信意识到此生并不是终结，而只是永生的开端，是让你过圣洁生活的一个保证。当人们真正有要上天堂，不要下地狱的信念，他们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过正确的生活。

但现在人们对地狱的概念有那么多分歧，甚至对天堂的概念，也倾向于相信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：生命就是她此生所过的。所以你就猪一样生活，狗一样死去，这就是你生命的终结。当人们都追随这种观念时，你可以看到它对这个社会的影响：人们都像动物一样生活。最大限度地获取他们可能获取的，感觉这是我所能得到的一切，我要获取更多，因为

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。事实绝不是这样，对神的子民，这只不过是刚开始领受神向我们显明他更完全，更丰盛的恩典和慈爱。死亡只是开始。但对悖逆神的人，

“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” (希伯来书 10:27)

保罗继续他的申辩。

过了几年、我带着赈济本国的捐项和供献的物上去。 (使徒行传 24:17)

你们还记得保罗在外邦教会中为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筹集奉献，这次他给他们带来了马其顿和希腊教会乐意筹集的捐项。

过了几年、我带着赈济本国的捐项和供献的物上去。正献的时候、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、 (使徒行传 24:18)

保罗已行了洁净之礼，正在殿里敬拜神。

并没有聚众、也没有吵嚷·惟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· (使徒行传 24:18b)

我正在专心做我自己的事：敬拜神。

他们若有告我的事、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。(使徒行传 24:19)

你们没有任何实证，腓利斯。如果我真是蛊惑生乱，反对政府头目的话，那些在殿里看见我敬拜神的人应该到这里来作证，他们应当到这里来告我。

即或不然、这些人、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、有妄为的地方、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。(使徒行传 24:20)

那天我就站在他们面前，如果我在那里有任何妄为的地方，让他们现在尽管来质问。

纵然有、也不过一句话、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、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、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。(使徒行传 24:21)

这就是我所说的，如果他们发现有冒犯的地方，让他们自己来说明。

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、(使徒行传 24:22)

腓力斯本是晓得基督之道的。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从那里听到这道的。总之他知晓这道，晓得耶稣基督和那些信奉他的人。

有非宗教的历史故事说 Simon Magus 曾与腓力斯聚到一起，向他分享他的见主经历，后来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。他们会在夜里促膝谈论基督信仰的道，一直谈到深夜，腓力斯就是从他那里知晓这道的。但这说法来自于非宗教的历史，我们无法确知这是不是他知晓基督信仰之道的真正来源。但他的确非常晓得这道。就是因为如此，

就支吾他们说、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、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(使徒行传 24:22b)

“我将从他吕西亚那里了解此事。”吕西亚是把保罗从暴民手中营救出来的千夫长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腓力斯的一个缺点。在他成为地方长官前，本是一个奴隶。但他的兄弟波而斯是尼碌的一个心腹，通过他兄弟波而斯的影响，尼碌让他成为了一名长官：一个省的巡抚。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形，因为在这之前，罗马帝国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奴隶成

为长官。但罗马历史学家达契阿斯说腓利斯仍以苛政暴力奴役他的百姓。然而他的缺点就是拖延问题，迟迟不作决定。

一些人同样有这个缺点,拖延，耽搁。大约一年前的读者文摘上有一篇关于拖延的非常有意思的文章，讲的是那些实时行事有困难的人。他们好象总想延迟作决定，或延迟行事。当时我妻子正和我女儿讨论这篇文章，她说，“你有没有注意到读者文摘上那篇关于拖延的文章？”我女儿回答说：噢，是的，我正打算那一天来读一下。

他延期作审判。他说我要等到吕西亚下来，这样我就可以从他那里得知到这件事的始末。

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、并且宽待他、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。(使徒行传 24:23)

这样保罗有一定的自由。他虽然在罗马政府的监护看管之下，但仍有自由。他的朋友可随时来供给他。

过了几天，腓利斯和他夫人—犹太女子士西拉—一同来到。(使徒行传 24:24)

士西拉是希律 亚基帕一世的女儿。希律 亚基帕一世就是把

雅各，约翰的兄弟，斩首的希律王，他还捉拿彼得入狱，企图当众办他，但主在夜里把彼得救出监狱。希律王下到凯撒尼亚，在那里他作了一番得意的演讲，泰尔的百姓开始叫喊说：“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”主的使者立即击打他，他被虫咬而死。这就是希律 亚基帕一世。土西拉是他的女儿。土西拉曾嫁给过 Azisas 王，但通过法术师的帮忙，腓力斯诱惑她离开她的丈夫，现在她就成了这个由奴隶转变而来的长官腓力斯的妻子。

腓力斯就和他的夫人土西拉同来到，

过了几天、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、一同来到、就叫了保罗来、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、和将来的审判、腓力斯甚觉恐惧、(使徒行传 24:24)

保罗开始向腓力斯讲论公义，讲论神要人如何生活的道理。就节制而言，腓力斯是个非常放纵的人。所以保罗正击中他的要害：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受到审判。因此在保罗向他详细论述这些事的时候，他开始战栗。因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，所生活的方式，使腓力斯对将来的审判之日充满了恐惧。他

开始战栗，毫无疑问这是圣灵在他心里作认罪的工作。

腓力斯甚觉恐惧、说、你暂且去罢、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

(使徒行传 24:25b)

一个拖延不作决定的人！一个拖拉的人！腓力斯就继续拖着，直到最后。在凯撒利亚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总存在着这是谁的城市的冲突。在腓力斯拖了保罗这个事件两年后，那里爆发了一次很大的争斗：一次聚众暴动，犹太人反抗希腊人对凯撒尼亚城的控制权。犹太人是这次争斗的胜利者，所以腓力斯就下令罗马士兵站在希腊人一边，来消灭犹太人。他们杀了成百的犹太人。他还鼓励士兵们抢夺富有的犹太人的房子，冲进去，把他们杀了，然后就把他们的财物洗劫一空。

犹太人把这事报告给了希律，腓力斯就丢了他的官，他被迫下了台。他本该被处死的，但因他兄弟波爾斯为他说情，他终免于死，而代之以外放。他的“意气风发时刻”再也没有来到，就像很多时候那些迟迟不能决志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样。

等意气风发的时候。没有一天会比今天更容易些。形而上学，有一条关于重复行为的规律：讲的是重复行为如何在我们的脑中形成反应的模式。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织了几年毛线的女士织毛线？他们甚至都不用看毛线。这已在他们的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在脑中把花样设置好，就像打开开关，然后他们的手就可以编织了。这只是自动的模式反应，因为他们已经织了那么多，他们能这样织。他们可以边织毛线边看电视，或边坐在那里和你聊天。因为这些花样都已既定在脑海里了。这些花样是如此深刻地印在脑中，以致成了一个无意识的动作，一个你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做的动作。

你有没有曾经注意到，在很多时候，当你为一个错误的行为和你自己的良心争战的时候，那真是激烈的争战和挣扎。当你做了这件事以后，你会感觉有多坏，感觉多有罪？对自己起誓说，那真是太可怕了，我再也不做这种事了。但下一次同样的问题出现时，就没有那么难了。你不会像上次一样为抵制邪恶而激烈争战了。如此继续就形成了模式，最后那个人可以行恶而毫无良心上的谴责，虽然这曾使他如此地不安

过。

保罗称之为良心被热铁烙惯了。这就是，你已失去了抵制邪恶的敏感性。看到这些总是令人难过的状况。

任何经常重复的动作都会在大脑中形成模式，因此要终止它会变得很难。重新再学总是一个比直接学更难的过程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你想学高尔夫球时，你必须先花上几个小时跟专业教师学习正确击球。因为如果你击球动作错的话，你很难纠正，也很难作正规的击球挥杆动作。坏习惯很难终止，因为他们已在你的脑中定形。

当你不断地拖延决志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就会形成惯例，使得你更难接受。你每说一次“不”，就会使说“是”变得更难。这就是为什么十分之九的人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决志信耶稣基督。十个有九个的基督徒都是在他们还是十几岁的时候，在他们脑中还没有形成拒绝的惯例前成为基督徒。

虽然腓力斯因为认识到有罪而战栗，他还是错过了决志的机会。

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、(使徒行传 24:26)

他听说过保罗带有赈济贫穷圣徒的捐项。为什么不捐给贫穷的腓力斯那？他指望得到贿赂。

所以屡次叫他来、和他谈论。(使徒行传 24:26b)

他不断地给保罗贿赂他的机会。他在寻找释放保罗的借口。

过了两年、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。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、就留保罗在监里。

非斯都到了任、过了三天、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。
(使徒行传 24:27)

上去，总是说上耶路撒冷去，从来不说下耶路撒冷去。从来没有人说，让我们下耶路撒冷去。总是说，让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

祭司长、和犹太人的首领、向他控告保罗、又央告他、求他的情、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。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。
(使徒行传 25:2-3)

非斯都接任腓力斯，成了新长官。当他上了耶路撒冷后，祭司长立即向他控告保罗。他是另一个祭司长。亚拿尼亚已退

出了两年来对此事的干涉。这是一个新的祭司长。但他们仍对保罗怀有强烈的敌意，他们仍在图谋杀害他。所以他们提议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审讯，他们就可以在他来耶路撒冷的路上埋伏杀害他。

非斯都却回答说、保罗押在该撒利亚、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。又说、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、与我一同下去、那人若有甚么不是、就可以告他。非斯都在他们那里、住了不过十天八天、就下该撒利亚去。第二天坐堂、吩咐将保罗提上来。保罗来了、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、周围站着、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、都是不能证实的。(使徒行传 25:4-7)

罗马律法中有一条是你必须证实你对他人的控告。他们虽有很多的事控告保罗，但他们都无法证实。

保罗分诉说、无论犹太人的律法、或是圣殿、或是该撒、我都没有干犯。(使徒行传 25:8)

我没有触犯律法，我没有触犯圣殿，我也没有冒犯该撒。

但非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、(使徒行传 25:9)

他新官上任，急需讨好这些人，就随着他们。

就问保罗说、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、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件事么。(使徒行传 25:9b)

在这点上，保罗已厌倦了作为政治人质，在罗马政府的统治者手中被推来推去。他要行使每个罗马公民都有的一项权利，除非他被控告为一级谋杀，抢劫，或绑架。

保罗说、(使徒行传 25:10a)

上诉该撒，这是罗马公民在他感到在地方公堂受到不公处理时可以提出的申诉。

我站在该撒的堂前、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。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甚么不义的事、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(使徒行传 25:10b)

听着，伙计们，你们知道我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。

我若行了不义的事、犯了甚么该死的罪、就是死、我也不辞。(使徒行传 25:11a)

我并不怕死，如果我真犯了什么该死的罪。

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、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。我

要上告于该撒。 (使徒行传 25:11b)

上告于该撒？合法可用的方法。

非斯都和议会商量了、就说、你既上告于该撒、可以往该撒那里去。 (使徒行传 25:12)

请注意到保罗已为基督的缘故作好去死的准备。这在他上耶路撒冷的途中告诉过他的朋友。那他的这些激愤又是什么意思那？“你是在劝阻我吗？我不怕被捆绑，我已准备在耶路撒冷为耶稣而死。”但他也不会鲁莽地无谓地丧失他的生命。

但有一些人会鲁莽地，愚蠢地使自己陷于危险之中。我并不认为这是神的旨意，或可自称为明智。

保罗使用他上诉的权利。

过了些日子、亚基帕王、和百尼基氏、来到该撒利亚、问非斯都安。 (使徒行传 25:13)

这是亚基帕王，希律 亚基帕王二世。正是他的祖父希律王下令处死所有与基督同时出生的无辜的婴儿。他的祖叔希律曾下令处死施洗约翰。他的父亲，希律 亚基帕，曾下令处

死雅各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。他是希律 亚基帕王二世。他的妻子是百尼基氏是他的姐妹。她也是希律 亚基帕王一世的女儿，和腓力斯的妻子士西拉也是姐妹。这是一起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。

百尼基氏最初嫁的是她的叔叔，离婚后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。当希律 亚基帕在罗马遇见她时，就诱引她离开她的丈夫，和他一起生活。所以希律 亚基帕二世和百尼基氏的关系真是处于非常不光彩的情形。

因为非斯都刚刚上任，是个新官，而希律 亚基帕仍是管辖那部份省区的王，所以他来向非斯都问安。

在那里住了多日、非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、说、这里有一人、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。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、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、求我定他的罪。我对他们说、无论甚么人、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、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、就先定他的罪、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。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、我就不耽延、第二天便坐堂、吩咐把那人提上来。告他的人站着告他、所告的、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

恶事·不过是有几样辩论、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、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、是已经死了、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。(使徒行传 25:14-19)

这些事当怎样究问、我心里作难·所以问他说、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、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么。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、我就吩咐把他留下、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。亚基帕对非斯都说、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。非斯都说、明天你可以听。(使徒行传 25:20-22)

非斯都没有制裁保罗的权限。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合法的程序。保罗已上告于凯撒，那儿才是他下一步法定受审的地方。但对希律 亚基帕和他妻子而言，这只是一种娱乐，只是一次娱乐的大好时机。“我们愿听这个人辩论。”

希律 亚基帕是犹太经文的学生，他曾仔细学习过犹太习俗和礼节，所以毫无疑问，他对保罗关于耶稣基督的申辩很感兴趣。下星期我们学到保罗在亚基帕王前的申辩时，就会明了。

第二天、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、同着众千夫长、和

城里的尊贵人、进了公厅·非斯都吩咐一声、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。(使徒行传 25:23)

这就是说他们穿上了皇家紫袍。非斯都也许也穿上了深红色官服。当然还有皇家卫队，那是些身材最高的罗马人，从卫士中专门选出来的精英，穿著华丽的制服，站在那里以吸引众人注意。同来的还有一大群尊贵人。这是一个王显示他荣耀的公众场合。亚基帕来到竞技场，其它人也随同进入。这也许是在目前，还留存的凯撒利亚竞技场里进行的。你们曾去过以色列朝圣的就有坐在凯撒利亚竞技场的机会。坐在那里总是令人敬畏，想到这可能是保罗在希律 亚基帕王前申辩的竞技场。

第二天、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、同着众千夫长、和城里的尊贵人、进了公厅·非斯都吩咐一声、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。非斯都说、亚基帕王、和在这里的诸位阿、你们看这人、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、和这里、曾向我恳求、呼叫说、不可容他再活着。但我查明他没有犯甚么该死的罪·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、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。论到这人、我没有确实的事、可以奏明主上·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

前、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、为要在查问之后、有所陈奏。据我看来、解送囚犯、不指明他的罪案、是不合理的。(使徒行传 25:23-27)

非斯都为保罗之事陷于两难之间。因为保罗上告于凯撒，他是罗马公民，他有这个权利，非斯都就得把保罗送到凯撒那里去。然而，保罗作为政治人质，并没有确实证据告他。如果保罗被送到凯撒那里，而没有合法的指控，那么非斯都就会有麻烦，因为他没有在他审判官的位置上行使罗马政府一贯追求的公平，对罗马公民的公平。因而当保罗上告于凯撒时，非斯都真的有麻烦了，因为他没有合法的指控来起诉保罗。凯撒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非斯都作为官员并不称职，这对非斯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

所以非斯都实在是非常高兴有这次机会，因为他指望亚基帕在听了保罗的申诉后，能找出一些看起来能在凯撒面前合法起诉保罗的指控。至少看起来是合法的指控。这就是非斯都所说的，为要在把他送到凯撒前指明他的罪案，以此可正式起诉他。因为解送囚犯而不能指明他的罪案实在是不合理的。非斯都正处于大麻烦中，现在他希望亚基帕能帮他指明

保罗的罪案。

当我们学到下一章时，将会发现非斯都非常不幸，他未能如愿以偿。亚基帕只是对他说：你有麻烦了，就由它去吧。但并没有帮他指明保罗的罪案。

下星期将是保罗在亚基帕王前激动人心的申辩。这是我在使徒行传中最喜欢的章节之一。保罗在亚基帕王前的申诉有如此多的内涵，我想你会在学习中为此深深着迷。下星期在二十七章中，我们将和保罗一起开始前往罗马的旅程。他最后终于踏上了罗马之旅。“我一定要见到罗马”，现在他终于上路了。

保罗曾向腓力斯作见证，讲论“公义，节制，和将来的审判，他甚觉恐惧”，所以他说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你只为你的罪感到抱歉是不够的，你曾经历圣灵在你心里作认罪的工作，甚至为有将来的审判这个想法而觉恐惧也是不够的。你必须让你的生命顺服于耶稣基督，并接受他的赦免和洁净。因为“**无论善恶，都要复活。**”

“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”

这是第二次的死。

”不要以为这只是有些人的胡思乱想或是迷信。这是神的话---清楚的，有功效的。你若留心就是有智能的。你若不像腓力斯一样拖延著作决定是有智能的。你若能今晚决志接受耶稣作你的个人的救主是有智能的。

我建议你不要说，等其它晚上吧，我想在另外的时候再作决定。我鼓励你就今晚决志。你不知道，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。

就像阿摩司所言“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。”（阿摩司书 4：12）

有一天，你将迎见神，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，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，那将是非常令人畏惧，可怕的经历。
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主赐福于你们。愿主以他的大能和慈爱保守你们，愿你们这星期能成为神的器皿，向他人分享神的爱。愿你们成为那些与你们有关系的人的祝福，让他们因你们与耶稣的关系而被吸引，因你们与主同行而受鼓励和祝福。

